

旧参  
I 246.3  
S C-2  
換 3

庫  
綴  
眼

新鮮滋味之弟五種



1409Z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

藏書圖記

# 新鮮滋味之五種

社會小說 **庫緞眼**

損公

殘暑蟬聲催盡

新秋雁影捎來

野人籬畔豆花開

階下忽鳴蟋蟀

飯罷小園獨步

杖藜閒 青苔

一時風景稱心懷

家累國憂忘壞

人事有如大夢

勸君何必逞才

攘權奪利最堪哀

千古英雄誰在

及時一酒美

狂歌放浪形骸

詩兩首悶能排

消却胸中壘塊

這首西江月 是昨天晚晌 一時高興作的 自己看着倒很得意

(不知道人家看着怎麼樣) 麻花兒昨天賣完 因為賺了幾個錢

改行又販庫緞 閒話還是不提 說話這就開書 單說保定府西

關外 有一家富戶 家裏房產買賣不少 乾脆說很有幾個槽錢

主人姓李行五 因為他身量高 都管他叫大李五(號可不叫順亭)

五十多歲 夫人兒苗氏 跟前一兒兩女 兒子叫李拴頭 十一

新鮮滋味

一京話日報社排印

二歲 大女兒叫金姐兒 已然出閣 給的是本處財主了老虎的兒子 叫作丁狗兒（虎父生犬了 可稱半語子養啞吧 一輩不如一輩） 二女兒給的是溫都司的少爺 在綠營沒裁的時候 保定有個協台 都司正是協台的中軍 舊日綠營的中軍 專管糧餉 說起來比營主還闊 溫都司原是河南人 軍功出身 夫人趙氏 跟前一位少爺 叫作玉如 本營有一項營地 跟大李五地邊毗連 起了點交涉 營兵倚勢把李家的長工給打壞了 有本地紳士出來說合 溫都司因爲自己標下人理缺 辦了幾個目兵 備了桌酒席 特請大李五喫飯 也就是個賠禮的意思 大李五之爲人 向來趨炎附勢愛富嫌貧 因此大家送了他一個外號兒 叫作庫緞眼 從先有洋縐眼之說 現在洋縐有點過景 庫緞時興 所以管他叫庫緞眼（按說應該叫鐵機緞眼） 本處都閫府大老爺請他喫飯 算是賞了禿丫頭臉啦 樂的這小子要飛 後來在席間 那一分脅肩諂笑 真正的病於夏畦 溫玉如彼時十二三歲 長的人才一表 不亞如玉山照人 溫都司把他帶到席間 讓他坐了末座 所

爲讓他習學禮節 庫緞眼贊不絕口 說少爺人才出衆 相貌不凡  
將來一定有中堂宰相之位 至無能爲 也要作督撫提鎮的 所  
不濟了 也能作個藩臬司道（越說越縮小） 溫都司哈哈大笑  
說老兄太誇獎了 庫緞眼回家 跟苗氏一商量 說這位溫少爺  
實在長的體面 跟嚙們玉姐兒配上 真是珠聯璧合 一對玉人  
再一說他是現任的都司大老爺 缺又挺闊 我打算跟他結爲秦晉  
你的意下如何 鄉下的婦人 有甚麼知識 一聽有錢就願意  
當時認可贊成 庫緞眼求了本地一個紳士 到都閩府內求親 溫  
都司始而不願意 媒人盛誇李女 賢淑貞靜 說之再三 溫都司  
纔認可 簡斷捷說 這擋子親事就算停當 溫太太坐着轎子親自  
放定 李家這分歡迎招待 說也說不盡 庫緞眼那天衣冠齊楚  
戴着個金頂子 在門外迎接 溫太太下了轎 庫緞眼迎頭深深的  
請安 舊日綠營 俗說父子衙門 甚麼叫父子衙門呢 兵丁對於  
官長 如同家人父子一樣 衙門當差的兵丁 簡直就是官家人  
（如今也是如此呀 汽車上司機的 兩旁站着的 都是江八太爺）

執帖的叫作傳號 打頂馬的叫作旗牌 跟班的叫作伴當 打執事就叫作外班 當伴當的 是穿房人屋 大人老爺要出門 太太屋裏有褂子 他都能進去拿去 您別聽金頂子白頂子亮白頂子三節兩壽 跪下就磕頭 給他個面子 叫他一句張老總 李副爺 不給面子 張振標李得勝大呼其名 溫太太在衙門裏戴頂子的給他請安 磕頭都瞧慣了 不以爲然 如今將一下轎 看見一個戴金頂子的 迎頭請安 以爲李丞相找的營兵 在這裏伺候 當時點了點頭 跟隨的伴當說 回稟太太 這是親家老爺 溫太太倒鬧的好不得勁 又不好說甚麼 趕緊還了一個萬福 庫綴眼又還了一個安 往裏飛跑 一邊嚷道 太太來了(這小子大概是長安路出身) 裏頭也有老婆子迎接 庫綴眼的夫人兒苗氏 迎至二門 深深的拜了兩拜 太太長太太短 叫的震心 那天放定是兩個堂客 還有一位是王紳士的太太 溫太太自然讓王太太先走 苗氏說 太太你老先走罷 你老是官太太 溫太太要樂又不好樂 來到屋中 苗氏讓溫太太上座 溫太太不肯 還是讓王太太在上首坐了

屋裏倒也還乾淨整齊 像個財主的樣子 但見窗戶外頭 屋門口兒 有些個女眷扒頭探腦往裏瞧 大概都是李家的三親六故(小地方人 專有這宗德行 見人他可說不出話來 專能偷着瞧人 等到人走了 頭這們着了 腳又那們着了 慣會瞎議論) 苗氏約了一位老姑奶奶 在這裏充當招待員 這位老姑奶奶 素日著名的能談 敢情是上輩子沒咬 見了高人他更抓瞎(還不及我女人哪) 苗氏說 小婦人 是個鄉下人(跑這兒過堂來了) 不會說甚麼 太太亦可別惱 姑奶奶你跟太太說話兒罷 老姑奶奶要露露意思 說溫大老爺在這裏作官 是一位好老爺 連說了兩遍 苗氏說 姑奶奶你倒是往下說呀 老姑奶奶說 我說甚麼呀 苗氏說 你說掏心窩子的 老姑奶奶說 掏心窩子的行 當時又向溫太太說道 溫老爺在這裏作官 是一位掏心窩子的好老爺 溫太太聽不住拿絹子直堵嘴 苗氏說 我的姑奶奶你有點怯官罷 老姑奶奶說 我倒不怯官 我見官說不 話來(整本大套的五人義) 苗氏說 你是破鼻烟兒 拿不出手去 你聽我的 我說親家

太太 您怎麼還不留鬍子呀（又要變送親演禮） 溫太太正斟着  
一口茶 差一點兒沒噴出來 心說這可是糟心 我們老爺作的是  
糊塗事 常言說的好 槽頭買馬先看母 這樣兒的媽媽 他女兒  
還好的了呀 後來一見玉姐兒姑娘 雖然十三四歲 溫文典雅  
頗有大家風範 長的也不含糊 溫太太很喜歡 回去對溫都司一  
說 公母倆很高興 依着溫太太 玉如十六歲上 就給他抬親  
溫都司不願意 說男子三十而娶 女子二十而嫁 這是古禮（如  
今可不成）早婚這件事 我最不贊成 況且孩子正在中學念書  
我打算十九歲上 再給他成家 溫都司向來是家庭專制 說一句  
話就是命令 溫太太不敢駁回 那年秋間 溫都司的生日 庫綴  
眼送了桃燭酒麵四色禮 還有一塊紅洋呢帳子 親自前來拜壽  
見溫都司稱大老爺 自稱治晚（倒沒稱小的） 到了壽堂就磕頭  
這分卑微下賤 筆墨難以形容 光陰荏苒 一轉眼就是三四年  
玉如已然十八 冒著本地籍 已然進了一個學 溫太太向溫都司  
說道 孩子已然進了學啦 再一說今年十八 明年就是十九啦



老爺不是說 十九歲給他拾親嗎 溫都司說 我不過是那們句話

今年拾親 亦無不可呀 溫太太說 今年都是個雙歲數兒 爽

得明年好不好 溫都司說 那裏有這些窮迷信 今年我辦定了 溫

太太不敢違拗 照例的手續 先得讓媒人通知女家 媒人原是靴王

怎麼叫靴王呢 因爲他平生善於貼靴 無論甚麼事 到他嘴裏

能夠足貼一氣 因此叫靴王 靴王已然死啦 剩下他兒子 叫王

小貼兒 也是個喫暈飯兒的秀才 溫都司請他喫了頓飯 求他跟

李家說 庫緞眼還有個不認可嗎 書要乾脆 兩方面各有預備

擇定吉期 是十月十日(倒是雙十節的日子) 鄉下有個規矩 辦事

頭幾天講請支 那天庫緞眼 預備了兩桌酒席 請了幾個至近的

親友 酒席筵前 庫緞眼眯縫着刺蝟眼睛 笑嘻嘻的向大家說道

我們這位二姑爺 諸位是沒見過 長的好像玉娃娃 十八歲就

進了學啦 我一見他我就愛上啦 總算我眼力不錯 再一說我們

親家老爺 眼看着就得遊擊 參將 協台 鎮台 那天我們親家請

我喫飯 在東花廳兒裏 陪客有守備趙總爺 跟本縣人老爺 你



們想 大老爺是個父母官 嚕們是百姓 我能搶他的上座嗎 敢  
情大老爺 跟我們親家老爺是把兄弟 一定讓我上座 我不肯坐  
他說嚕們還是乾親家呢 你是新親應當往裏 你們說有多大面  
子 說着滿臉的得意 大家自然是順口答音的貼靴 內中有庫緞  
眼的一個表弟 是一個不安分的監生 當時微然一笑 說那天喫  
的是甚麼呀 庫緞眼說 魚翅海參三大件兒呀 庫緞眼正在大吹  
特吹 忽然由外頭跑進一個作活的來 這個作活的姓張 叫作楞  
張 又叫作結吧張 說話半語子帶結吧 長的又楞頭楞腦的 進  
到屋中擠鼻子弄眼兒 抖了半天下巴 這纔說道 王先生痰上來  
了 人不行啦 這就要搭人了 糟糟糟了心啦 大家一聽 全都  
一楞 庫緞眼說 倒是怎麼回事情呀 楞張說 問問問你哪 庫  
緞眼氣的要打他 這當兒又上來一個作活的 一五一十的一報告  
庫緞眼登時目瞪口呆 連連的蹣腳 原來是溫都司因為公事跟  
協台嘔了一口氣 回到衙門栽了一跟 把痰擗上來啦 這宗症候  
西醫叫腦病 俗說叫作緊痰 其實就是中風 按中風一症 最

難醫治 有中氣中血中臟中腑之分 要是中臟 簡直的沒有治法

眼看剩兩天就辦喜事啦 忽然出這宗變故 要讓迷信家一說

必該說媳婦兒的命不好妨的 誰妨誰呀 起初與這宗話的人 沒

德行到了家了 好在溫太太有學問 並不迷信 雖然不迷信 這

一急也非小 延醫調治不必說 當時跟玉如商量 打算給李家送

信 先把媳婦搭過來 這宗辦法兒 是社會常有之事 定下媳婦

兒沒出門 因為老親病重 趕緊搭過來 北京俗話叫作暴搭 又

叫作暴抬 就說暴搭暴抬這兩句話 聽着都不甚雅馴 其實是北

京常說的話 本報既開設在北京 又是一宗白話小說 就短不了

用北京土語 可是看報的人不能都是北京人哪 外省朋友們看着

就有不了然的 一個不了然 就許誤會 很耽誤事情 所以記

者近來動筆 但能不用土語 我是決不用 可是白話小說上 往

往有用句俗語 比文話透俏皮 小說這宗玩藝兒 雖然說以懲惡

勸善爲宗旨 也得興趣淋漓纔好 可是話又說回來啦 有興趣沒

興趣 也不在乎用土話上(八面兒理全都讓我站了) 往往擠的那

個地方兒 非用土話不成 不但記者這宗小說 就是上海白話小說 也短不了用上海的土語 這層難處 作過小說的都知道 如今我想了一個法子 實在必得用土語的時候兒 費解的不用 太鄙的不用 有該註釋的 嚙們加括弧 您瞧好不好 閒話不提 溫太太要暴搭媳婦兒 玉如不認可 說爹爹病已垂危 孩兒寸衷已亂 那裏還有娶親的心腸 溫太太說 你說的話固然對 我看你父親的病症 是凶多吉少 大概不久於人世 我又是個病身子 早晚也是娶過來 有個人服侍我也好哇 溫太太說到這裏 玉如也就不敢攔啦 登時派了一個傳號去找媒人小靴子兒 讓他轉達李家 傳號到了邊王家 聽說小靴子兒在這裏赴宴 所以追到這裏 在外頭一說這回事情 楞張聽見啦 要在主人面前抖個機伶 所以進來報告 說了個亂七八糟 隨後又進來一個作活的 纔把這件事說明 庫綴眼一聽 登時眼睛直啦 真是一場歡喜一場愁 當時咳聲嘆氣 卿像兒大了 小靴子兒向庫綴眼說道 有先父在世 管的這擋子閑事 先父去世 小姪算是世襲媒人一媒

人還有世襲的哪）前途算是給小姪送信來啦 小姪轉達老伯 事

情您也聽明白了 認可不認可 八十歲留鬍子 大主意您自己拿

庫緞眼愁眉淚眼的說道 今天沒有外人 我說句實話 我作這

門子親 朝着親家老爺作的（好骨頭） 他這一得暴病 大概是

九死一生 窩窩囊囊就要搭人 我不贊成 這門親我還打算要散

呢 小靴子兒說 那就隨您罷 庫緞眼有個內弟叫苗大 在本府

開剃頭棚兒 那天他也在座 當時炸了 說姐夫你說這話 就叫

作沒骨頭 求親是你求的 人家沒找你來 現在親家老爺一病

你就要罷親 你也真說的出口來 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剃頭

棚兒掌櫃的還能轉一氣呢）丁狗子那天也在座 當時也發了言啦

說大舅您這話不對 本來這門親作的就胡鬧 打起我就贊成

上回書也說過 丁狗子家是一個大財主 庫緞眼向來最狗丁狗

子（可以說是狗狗）自從作了這門親 逢人便道 都闖府老掛

的嘴上 丁狗子要是來了 雖然也歡迎 較比從先就淡了許多

因為丁家雖然是大財主 究竟是鄉獍子 現任都司大老爺 總比

他有些勢力 丁狗子心裏 老大的不悅分 今天可得看機會啦  
撒開了給庫緞眼一貼靴 苗大惱了 說丁姑爺 啗們雖是親戚  
人家這類的事情 啗們少跟在裏頭搭話 丁狗子說 那們誰先搭  
的話 苗大說 我說的是好話 君子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惡 丁  
狗子一陣冷笑 說這分臭轉誰受的 砍你的黑草去罷（砍黑草是  
句行話 就是剃頭） 人家要打辮子哪 丁狗子一開損條子 苗  
大大炸之下 諍剃頭不慙蠢 你們家的歷史 還不及剃頭的哪  
丁狗子也炸了 說苗大你是不要臉哪 我送你送縣 打你的板子  
苗大是個暴脾氣 如何受的了這個 當時把酒盅子也摔了 說  
反了反了 外甥女婿要送舅丈 這都是駭人聽聞的事情 苗丁兩  
個人就要起打 在座的非親則友 能夠瞧著讓他們打嗎 大家七  
言八語一路苦勸 算是把丁狗子給勸走了 庫緞眼說 這怎麼辦  
呢 苗大說 讓人家搭人 沒有別的話說 庫緞眼睜了眼眶兒  
點了點頭 說就是如此罷 小靴子兒說 你老別想不開 溫大老  
（外州縣有這宗稱呼 姓甚麼 稱甚麼大老）雖然病重 也許有個

好 即或歸了道山 錢是掙足啦 也不失爲富家翁 況且這位姑老爺才學出衆 相貌不凡 將來一定是青雲直上 指日扶搖 你老人家 何些兒不喜 那些兒不樂 庫緞眼原是勢利薰心的小人 小靴子兒一耍他 聽着也倒有理 當時回嗔作喜 連連的點頭 小靴子兒心說 你樂了我該讓你哭啦(跑這兒唱荷珠配來啦)

當時又說道 你老人家先別喜歡 我這不過是一宗理想 話說回來啦 一個窮武官 剩錢能剩的了多少 反正老鼠尾巴上長鬍子 膿水兒有限 姑老爺我們是常見聰明倒是有點 脾氣太傲 老太太要規矩要的厲害 府上一妹妹過了門 夠了不受氣的了 再一說喫慣了花慣了 那一汪死水兒 乾的快當 姑老爺那裏就起來了 那們好中的舉人 那們好點的翰林 喫完了花淨了 也是魔害你老人家 我瞧着將來是麻煩 庫緞眼一聽也有理 登時眉頭子又繃上啦 苗大又炸啦 說于老大 你是媒人 你不應當說這個話 你應當維持纔對呢 正這兒說着 作活的又上來回話 說溫府的來人等急了 問問王先生倒底怎麼回事 庫緞眼跟小靴子兒



還沒答言 苗大發了話啦 說聽甚麼信哪 你告訴他們帶回話去 多多拜上親家太太 這裏都齊啦 這就來轎子搭人哪 作活的不敢就走 瞧着庫緞眼的神氣 庫緞眼搖了搖腦袋 又點了點頭 一咬牙一跺腳 說幹 就這們辦了 家人得令這纔出去 庫緞眼興高彩烈的請支 沒想到出這宗意外之事 飯正喫的半截兒 也給吵啦 庫緞眼給大家作揖 說少時花轎到門 求諸位招待一切 小靴子兒告假 說是上溫府去 這些個事不提 庫緞眼進去跟苗氏一說 苗氏比他程度還強點 說這是女兒的命運（鄉野人無知 高超學理不懂得 能夠認命運 還是好人 小則明火路劫欺詐取財 大而爭權奪利賣國求榮 那都是不認命運的 所以十六年前 記者乍一登台宣講 最愛破迷信 如今倒不敢破了 道德也完了 風俗也壞了 就仗着這點兒窮迷信維持着 要是普通的人民 把這層兒窗戶紙再捅破啦 那就不可思議啦 不定出甚麼德行哪） 已然是溫家的人了 早娶晚娶一樣 原來庫緞眼 很預備了不少妝奩 內容的衣裳也不少 單袂皮棉紗 每樣都是好



幾套 如今一聽溫都司要死 跟苗氏商量 全要取消 就給一點  
 手使的東西 苗氏不答應 公母倆大起衝突 苗氏是氣 庫緞那  
 是嚷 二姑娘玉姐兒 不好答言 在一旁啜泣 正在難解難分  
 苗大趕到 問明了情由 冷笑了兩聲 向庫緞眼說道 無怪乎人  
 家都管你叫庫緞眼 你簡直的是個勢和薰心的市儈小人 女兒是  
 你跟前的人 你怎麼這樣不夠格兒 溫大老要是待了副將 你管保  
 還多添嫁妝呢 你這塊骨頭 你是我姐夫 讓我說你甚麼 你別  
 聽你是個財主 論人格你還不及我這剃頭的呢 正這兒說在  
 作活的又來報信 說媒人王先生差人送信 說溫大老爺病已見好  
 現在也說出話來啦 也能喫東西啦 大概沒有妨碍啦 仍舊是  
 初十拾親 庫緞眼一聽 登時滿臉推下歡來 說阿彌陀佛 吉人  
 自有天相 我算計他這病就得好 有人給他相過面 將來必得軍  
 門 他要得了提督軍門 我還要活他的光呢 鬧他個五品功牌  
 那是一句話的事情 說罷哈哈大笑 苗大說 你瞧你這塊德行  
 喫虧我沒有快鏡 要是拿快鏡前後照你兩下子 直是立吞到大暑

差半年的節氣 嫁妝怎麼樣呢 庫緞眼說 得了 你饒了我罷  
再說這個我可罰你 沒甚麼說的 你替我張羅張羅罷 不提庫  
緞眼 單說溫都司 喫了兩丸子蘇合丸 又喫了一劑湯藥 居然  
能說話啦 四肢也能動轉啦 溫太太把要暴抬媳婦兒的話 對溫  
都司說了一遍 溫都司說 我病已見好 等到喜事那天 我也  
可以下地了 何必搗這個亂 快回覆李家得了 彼時王小靴子也  
在這裏 趕緊打發人出媒人的口氣 給李家送信 算是原令追  
收回成命 轉眼十月十日吉期已屆 溫都司居然杖而能行 那  
天是一娶一聘 兩方面都很熱鬧 要一一的細寫 不但費手續  
並且也沒甚麼滋味兒 再一說也沒甚麼關係 啣們膽出筆墨來  
乾脆淨叙要點 庫緞眼那天 親自給女兒送嫁妝 見了溫都司  
先道喜後問好 揪着溫都司的手 說大老爺 我可真短膽 我聽  
見你老人家得病 我着急的不得 這可大好啦 嚶呀 阿彌陀  
佛 就是我事忙沒得來看 心裏實在不安 溫都司說 讓親家老  
爺話記着 說起這場病來 實在想不到 幾幾乎沒有死啦 庫緞

眼說 大老爺趁早兒別說這個話 你老人家等着作完了提督纔歸天呢 您的壽數早着的呢 您等中交兩行兌現之後纔歸天呢 溫都司哈哈大笑 說照你老哥這們一說 我這輩子還死的了呀（足見兩行這輩子兌不了現啦） 一同送嫁妝的 還有三個人 庫緞眼儘着拍馬屁 那三個人看不過眼兒啦 說還不走呢 人家這要發轎了 催了兩遍 庫緞眼纔走 這裏跟着就發轎 溫家請的四位娶親的 一位是劉同知 一位是王守備 一位是李典史 一位是在籍的翰林于紳士 原要請本縣娶親 本縣因爲公事忙沒空應 那天跟本府借的全分執事 還有營裏的執事 頭裏是步隊後頭是馬隊 這分威武熱鬧 不必細提 瞧熱鬧的人 不亞如人山人海 頭倆月就嚷嚷動了 都知道溫大老爺跟李財主結親了 十月十日迎娶 三里五里 十里八里 都要前來參觀 百八十里地 真有坐車騎牲口來的 不但此也（別轉啦） 聽說各國特派專使 前來祝賀 那位說了 這是溫都司娶兒婦嗎（還是英皇加冕） 瞧熱鬧的人太多了 警察恐怕與治安秩序有碍 分路線

立標識 特派長警指揮 路線兩旁 有好些個茶棚 還有耍貨攤

子等等 那位又說了 這是那塊兒呀（蟠桃宮） 花轎到門 必

須要吹吹打打（老金錢豹師傅的） 要按着北京的習慣 轎子到了

女家兒 裏頭把門關上 要包兒 點吹打 有好些個麻煩 人家

這裏 一來也不大興 二來男家是都閩府不敢慢待 庫緞眼早有

話 轎子一到 就合樂開門 庫緞眼也約了幾位親友 招待娶親

的 無非是吳監生 跟破爛秀才（跟我一個樣） 四位娶親的一進

門 庫緞眼一樓 三位是地方老父母 一位是大鄉紳 當時又喜

歡又怕 喜歡的是這四位娶親的大駕光臨 總算是一分光榮 借

着這個可以虎那羣鄰里街坊 怕的是這四位真待好好兒的應酬

招待的不周 挑了眼可是麻煩（這塊骨頭） 四位娶親的坐下 庫

緞眼親自送茶 按着位請安 然後在一旁垂手侍立 這分卑微狀

况 筆墨真難以形容 娶親太太一席 原打算溫太太親臨 因為

溫老爺將好 所以遣了一位李紳士的太太 好在跟這裏也熟識

娶親太太一到 這裏自有人招待 不必細說 至於新人上轎 反

正千人一面也沒有可談的。轎子將出門，王小靴子兒帶着玉如前來謝親。玉如借他父親的職銜，那天也是四品花翎，一身簇新的袍褂，本來骨格超羣，人材出衆，又配上這身衣裳，更顯得好看。新姑爺一到，親友男女爭着要看，大家嘖嘖稱羨。丁狗子那天也在場，這小子心裏這個氣真大了，自己暗叫自己：說丁狗子你瞧瞧人家怎麼長來着，人家是人生父母養的，難道說我不是真要把誰氣死，以後我們還是短不了見，這真正的是冤孽。不但丁狗子心裏犯想，衆親友瞧完了玉如，回頭又瞧了狗子，一個好像哪叱，一個好像雷震子（倒都是封神榜上的人物），大家交頭接耳，紛紛議論。丁狗子在一旁，真是說不盡的難過。後來玉如給庫緞眼一磕頭，庫緞眼眯縫着刺溜眼睛微微的淡笑，還了半禮，說姑老爺，少老爺，姑少老爺，少姑老爺（跑這兒說繞口令兒來了），請起請起。玉如還要給岳母磕頭，庫緞眼忙說：一禮就有啦，一禮就有啦。小靴子兒說：這也是應當的，於是又給苗氏磕了三個頭。苗氏是個老實人，要說幾句話，又不知道說甚麼好。當時說

道 姑爺你新喜了一順百順的（這兒又沒給你拜年）玉如謝完了親告辭起身 因爲是分包趕角兒 那邊還有一場拜天地哪 庫緞眼送至門外 看着玉如上馬 那天玉如騎着是雙挺胸的大馬 前頭是一個五品頂戴的外委 打着頂馬 還有五鬼開判兒的小執事兒 甚麼叫五鬼開判兒的執事呢 就是一把馬傘 一對鞭子一對棍 跟着幾個伴當 也都騎着馬 玉如是武備世家 飛身上馬 十分的飄洒 樂的庫緞眼拍着巴掌 在門口兒直進 讓他進他的去 咱們先不提 女家送親 請誰誰不敢去 還是苗氏御駕親征 來到這裏 很鬧了些個笑話兒 一切的故典故兒 也不在送親演禮之下 依着溫都司 新人次日再下地 溫太太要求着 當日就下地 溫都司倒認可啦 溫都司受雙禮的時候兒 看着佳兒佳婦 倒是非常的喜歡 玉姐兒仰奉翁姑 克盡孝道 真是無違夫子必敬必戒 並且落落大方 毫無小家子習氣（庫緞眼倒有這們好女兒 可稱犁牛之子）所以小夫婦之間 也極伉儷 溫都司本來大病將好 喜事上又受了點累 跟着又生了點氣 病勢恢復原狀 玉如

慌了 趕緊延醫調治 好幾個大夫都搖腦袋 好在上次患病的時候兒 衣衾棺槨都已齊備 溫太太同玉如玉姐 在床前圍隨啜泣 溫都司神經已亂 濁痰上湧 居然歸了道山 玉如親視含殮 即日遵制成服 老娘兒三個 放聲痛哭 不必細說 玉如呼天愴地 哭的尤其厲害 這當兒上來一個老傅號 此人姓姜 都管他叫姜長家（武營的傅號稱為長家） 素日伺候溫都司 爺兒倆最投緣 溫都司提拔他得了一個外委 姜外委跪着哭了一場 隨後勸解玉如 說大老爺長城萬里 保障一方 偉烈豐功 軍民感戴 此日將星西墜 遙知閬苑全歸 當代完人 已無遺憾 少老爺自當以禮節哀 勉襄大事 移悲作孝 上慰萱堂 是為切禱（姜外委許是書啓出身 開口就是尺牘味兒）勸了半天 纔把玉如勸住 玉如給姜外委磕了一個頭 說是找罪孽深重 一切大事 仰仗長家 姜外委還了一禮 說是少爺諸凡珍重 標下自當盡心 向來溫都司待遇標下目兵 非常的寬厚 本衙門當差的 聽說營主死啦 大家上來痛哭了一陣 就是在隊下當差的 聽見信個信 也



都來痛哭了一場 姜外委是個老成精明人 總理一切喪儀 倒是  
井井有條 溫都司作官十好幾年 同城文武不必說 紳商兩界  
也有幾個相好的 訃聞沒印得 至近的地方 自然先得送個信  
別人咱們先不提 單說庫緞眼 得着這個喜信 連連的踉脚 自  
己罵了自己一頓(該罵) 這門親作的荒謬 西莊兒王財主家 真  
有好幾百頃地 說了二女兒幾回我不給 我一時鬼迷住了 給了  
這個倒運的武官家 真來的喪氣 苗氏說 親家老爺一死 你  
都得探盪喪去呀 庫緞眼說 愛去你去罷 我沒有那宗眼淚哭他  
苗氏說 無論如何 你也得露一盪 是個面子(鄉下婦人懂得  
面子還算不錯) 庫緞眼把刺蝟眼睛一瞪 說甚麼叫面子 我就  
不懂得面子 正這兒說着 苗大來到(他來就成了) 向苗氏說  
道 姐姐聽見了沒有 溫親家老爺過去啦(這類的話 不向姐  
丈說 而向姐姐說 足見是看不起庫緞眼) 苗氏說 這裏也得  
着信啦 我勸你姐夫探喪去 他不去 苗大聽 把兩隻牛眼睛  
一瞪(刺蝟自然得怕牛) 嘿嘿冷笑了兩聲 說姐夫 他們都叫你

庫緞眼 我聽你像貓兒眼 庫緞眼說 你別拿姐夫開玩笑啦 我要是貓兒眼 那敢情值了錢啦 比金鋼鑽強的多了 苗大說 你當是寶貝貓兒眼呢 你怎麼配呢 你是真貓的眼睛 一天能夠十二變 親家老爺死了 你連盪喪都不探 未免太不盡人情了 庫緞眼哂了哂嘴兒 說去盪罷 苗氏說 你先去我回頭再去 書要乾脆 庫緞眼坐着家裏的車 當時來到都司衙門 當差的往裏傳信 說親家老爺來了 庫緞眼由大堂上就哭起 一直的哭到內宅 溫都司已然入殮 庫緞眼手拍着棺材 蹀脚捶胸大哭之下 說親家叻 你死嘍 你真死嘍 你怎麼說死就死叻 你怎麼不等得提督軍門你就死嘍 你這一死不要緊 我的五品功牌歇了 姜長家連拉帶勸 越勸他越哭的厲害 數數落落 越說越不夠資格 後中拿腦袋就往棺材上撞 姜長家趕緊把他抱着 說親家老爺 你這是怎麼了 幸虧是這個紅柏的棺材 要是狗碰頭（北京至次的棺材 俗名狗碰頭）你這一腦袋（姜長家也真會耍骨頭）棺材許散啦 庫緞眼腦袋上 已然碰了一個大包 當時也不哭了 一

邊兒揉着腦袋 向姜長家說道 姜副爺你可不該 你怎麼借着話  
兒罵我呀 姜長家說 好親家老爺的話 我可不敢 我瞧您碰頭  
(又饒了一個) 我真着急嗎 庫緞眼見了玉如 玉如給他磕頭  
他揪着玉如的手 又哭了一回 見了溫太太 又說了些個費話  
後來玉姐兒給他一磕頭 庫緞眼說苦命的孩子 我對不起你  
我真沒想到就結了 庫緞眼越說越不像話 玉姐聽着十分的難過  
當着溫太太又不好說甚麼 可巧于紳氏的太太前來探喪 他纔  
退了出去 王小靴子兒在這裏當招待員 自然得周旋周旋他 庫  
緞眼向小靴子兒說道 世兄 我不怨別人 我就怨你父親 小靴  
子兒說 這又奇了 我父親在世 永遠沒得罪過人(不怎麼叫貼  
靴王呢) 他已然去世 你老人家怨他作甚麼 庫緞眼說 沒事  
他給提這門親 現在親家老爺也死啦 你看有多們糟心 小靴子  
兒說 你老人家說話 真正特別 我們爺兒們當媒人 還管給親  
家老爺保壽險哪 你當我們是人壽保險公司哪 再一說 我們閑  
瘋了 要給你們家小姐提親 不是你再再的求的嗎 啓門論大論

小的 你是個世交長輩 我不好說甚麼 要攔在別人 說這宗無恥的話 我找個地方兒跟他講理去 正這兒說着 本縣大老爺前來探喪 小靴子兒說 得了大老爺來了 咱們請他給評評理 小靴子兒招待本縣這個工夫兒 庫緞眼就溜之乎也啦 正式開弔的那天 他也沒露 上回書也說過 溫都司原是河南人 因為故鄉沒有產業 又缺少本家 所以就在保府落戶 因此就在本地置了塊墳地 發引的那天 好不熱鬧 庫緞眼打發他傻兒子拴頭前來送殯 到底他也沒露 過事之後 後任的都司逼着騰衙門 有溫都司在世 早在方近置下一處宅子 當時由衙門搬入公館 照例文武衙門的惡習 前任的官兒或死或壞 這羣當差使的就不理了 立刻全跑新任那邊催去啦 這宗景況 是到處皆然 這回都司衙門當差的 大不相同 搬到公館之後 大家還輪流在這裏伺候 諸位要知道 這並不是寫當差使的 這正是寫溫都司 溫都司素日待兵要是沒好處 決不能如此 過事之後 溫玉如正在閉門賣禮 又發生一件逆事 上回書也說過 新任副將跟溫都司大不

對頭 溫都司這場病 還是由氣上所得 新任都司 是副將的乾兒子 把本營多年的虧空 滿給溫都司攔在身上啦 協台飭知該故員家屬 勒限補償 溫都司雖然作了十幾年官 一來是個武官 二來又不會貪贓(不會貪贓就不夠作官的資格) 再一說性好慈善 時常的又愛周濟人 買了塊塋地 置了處宅子 拾親發喪兩通兒紅白事情下來 歷年的宦囊 所剩不過一千多兩銀子 其餘有幾箱子衣裳 就算完了 這筆虧空 約有三千多兩銀子 玉如求人緩頰 算是給了一月的限期 逾限不能償補 揭稟出去 可就要察抄了 溫太太急的是直哭 玉如再三的安慰 說是老娘不必着急 現在這點動產不動產 把他變賣了抵補虧空 也還有餘 玉姐兒背着溫太太 跟玉如計議 打算回盪娘家 挪借一項錢 暫顧燃眉 玉如連連的搖頭 說有父親在日 本地紳商兩界 很有幾個知交 大半都是財主 很受過父親的好處 這件事他們不至於不知道 要是有義氣 他們自己就上趕着來了 現在居然不聞不問 找他們去也是枉然 所以我都不找他們 再一說

父大人那宗天性 知父者莫若女 你雖然是分熱心 你想能發生效力不能 一個不成 徒傷你父女的感情 我們翁婿之間 鬧的也不是面子 莫若不去爲是 他老人家要是有親情的義氣 還等你去嗎 玉姐兒被玉如說的臉也紅啦 怔了會兒說道 你說的這話固然是很對 既有這股道 我碰一下子 頭兩天作活的來送東西 聽說我娘有點不舒服 我如今借着探病 帶口之言兒探一探 行了我也不樂 不行我也不惱 決不能傷我父女的感情 你看怎麼樣 玉如說 這也倒可以 書要乾脆 玉姐兒稟明溫太太要探母病 溫太太認可 玉如還買了兩包點心 玉姐兒也沒帶老婆子 僱了一輛車 拿着點心 奔往娘家 有溫都司在世的時候 玉姐兒回家 庫緞眼異常的表示歡迎 他稱呼玉姐兒 恁猜他稱呼甚麼 他也不稱姑娘 他也不稱姑奶奶 他稱呼少奶奶 奇談 這次玉姐兒回家 一來是溫都司死了 二來這檔子逆事 他也聽見說了 玉姐兒給他行禮 叫了一聲父親 庫緞眼繃着眉頭子 點了點頭 不但沒叫少奶奶 連聲姑娘也沒叫 苗氏病體

新鮮滋味

一四 京話日報社排印



已愈 看見女兒回來 倒是非常的喜歡 揪着玉姐兒的手 問長問短 要給他預備飯 玉姐兒說 已然喫過飯啦 庫緞眼嘆了一口氣 向玉姐兒說道 聽說你公公在任的時候兒 拉下些個虧空 現在官家追究 有這們回事情嗎 玉姐兒一聽 心說有邊兒 趕緊說道 怎麼沒有呀 現在您姑爺 急的要死要活 庫緞眼一聽 嘿 嘿 一陣冷天 說你公公作了會子官 這總算是成績 他是個中軍官 專管兵馬錢糧 十五六年的工夫兒 會沒摳下點兒 他平常可好善呢 夏天捨暑藥 冬天捨棉襖 那當的了甚麼 人家作武官 都講喫空頭 他不但喫空頭 逢節按年 他還賞兵丁們錢 可是呀 落了點子萬民衣萬民傘 甚麼德政牌匾咧 德政碑咧 那當的了甚麼 飢不能喫 渴不能飲 作官不給兒女留銀錢 就叫作愍子 但分他不瞎摸海 何至於有今日之下 姑娘你趁早兒不必跟我說這些個啦 我聽着生氣 你喫飯了沒有 讓他們給你預備飯 玉姐聽他這套 登時氣的粉面焦黃 心血跳蕩 向來又最孝 滿心的話不好說 坐在那裏掉眼淚 苗氏看着女



兒心疼 當時說道 你不用說費話啦 姑爺急的要死要活 你看  
 姑娘急的也瘦啦 有甚麼法子 替他們想一想 庫緞眼說 我沒  
 有法子 有甚麼法子你給想得了 又向玉姐兒說道 姑娘 這可不  
 是我沒有親戚的義氣 我真顧不了呀 三兩五兩十兩八兩 就是  
 三五十兩 也還好辦 成千動萬 這年月誰辦的動呀 你公公在  
 世 也交了不少朋友 有錢的主兒也不少 你讓姑爺找他們去  
 我想着不至於不成 玉姐在家裏 向來沒跟父母抬過槓 今天聽  
 這話 真有點上氣啦 當時咳了一聲 說我公公要是在任的時候  
 兒 這幾個錢算的了事啦 一句話上趕着有人借 如今這年頭兒  
 都是錦上添花 雪裏送炭的又有幾個 庫緞眼一聽 心說好孩  
 子 你刮上我啦 我窮不跟急鬪 說姑奶奶你不用着急 事緩則  
 圓 沒有過不去的河 你這兒住兩天 我還正想着接你哪 我說  
 他娘啊 問他喫甚麼讓他們作去 我有點事去 說着忙忙的去  
 (真正的混賬) 庫緞眼走後 玉姐兒放聲大哭 苗氏見女兒一哭  
 心裏十分的難受 說好孩子你別哭 娘給你想主意 咱們家雖

有銀錢 我作不了主意 我手裏有一百多兩銀子 你爹不知道 明天我給你送去就是了 玉姐兒說 你老人家那銀子 攢的也不容易 我們也不忍心要 再一說也濟不起事來 苗氏說 倒是先有這一百呀 你讓姑爺再想法子罷 苗氏給玉姐兒預備飯 玉姐兒一心的急火 如何喫的下去 隨便喫了兩口 當時告辭要回去 苗氏說 你勸着姑爺別着急 我明天准去 母女二人 洒淚分別 玉姐回到家中 背着溫太太 把一切的事情 對着玉如一提 玉如說 我說不讓你去 這也難怪岳父 至於岳母這一百銀 咱們也不可要 他老人家這分意思 我就很感激了 將纔姜長家 給送了三百銀來（舊日綠營當差的 很有財主 人家不指着關豆 兒大的銀子 在營當差 所爲借這張虎皮） 我跟母親議定 把這處房子典給人家 再湊把湊把 也就夠了 先把官事了過去 再打主意 你想怎麼樣 玉姐說 我那點簪環首飾衣服等等 也還可以賣幾個錢 你千萬可別拘泥 玉如說 我決不拘泥 款項要是湊不夠 那就講不得要賣了 簡斷捷說 第二天苗氏給送了

一百五十兩銀子來。玉如不肯收。苗氏再三的說着。玉如纔收下。最難得的是。開剃頭棚兒的苗大。給送了一百多銀子來。作甚麼單說開剃頭棚兒的苗大呢。這是特筆褒獎。總得大書特書。玉兒過門之後。苗大的女人趙氏。打算要認親。苗大不認可。說人家是現任的職官。咱們是開剃頭棚兒的。齊大非晉偶也。苗大爺真能混轉一氣。知道的咱們是瞧外甥女兒去。不知道的。說咱們狗事去啦。別瞧咱們營業低微。人格不低微。打算疼外甥女的話。等他住娘家的時候兒。可以瞧瞧他。再說可以接他住兩天。趁早兒不必往衙門去。趙氏原是妓者出身。專會順新聞作演說。不會編小說。跟苗大從良。已然十幾年。人極明白。安貧耐苦。鄉里稱賢。苗大說的這套話。趙氏很以為然。那天苗大瞧姐姐去了。聽說玉如這檔子糟心。回家跟趙氏一提。說咱們那個姐夫庫緞眼。簡直的不是東西。家裏那們些錢。女婿遭這宗逆事。他會一毛兒不拔。見死兒不救。你說他夠人格不。我跟他賭口氣。我攢的那一百銀子。我打算給溫姑爺送了去。你的意

下如何 趙氏說 這事是正辦 你何必跟我商量 我手裏也有幾十兩體己 一併你給送了去得啦 趙氏實在難得 往往有一宗人

好說一網打盡的話 好說青樓中沒有好人 甚至於說 凡作妾的好人都少 這宗謬論 不通已達極點 即如我們彭二哥的如夫

人 段耘藍女士 素日開明賢淑 一切不必提 彭二哥遠謫新疆 女士相從萬里 卒以憂勞成疾而卒 讀翼仲五十年大事記自知

詳情 試問名門大家的婦女 能夠如此的又有幾個 苗大連連的點頭 說沒想到 你能夠如此慷慨 我輩鬚眉愧死矣 趙氏說

你別臭轉了 趕緊去罷 苗大拿着一百幾十兩銀子 當時來到溫公館 見着玉如夫婦 又給他引見了溫太太 苗爺拿出銀子來

溫家老老少三口兒 那裏肯收 玉如讓了半天 苗大所急了 說姑爺 我是出於至誠 我也不會說甚麼 你要嫌少你就別要 你

要養不起我 你也別要 我雖是個開剃頭棚子的 這筆錢是我一

滴血一滴汗掙來的錢 並不是犯法律來的錢 你要是不收下 你那是拿我不當人 我也就不敢強巴結了 苗爺說到這裏 娘兒三

個感激涕零 從先的摺子上 常愛用感激涕零四個字 或是調任或是升任 大員謝恩 必要說聞命之下 感激涕零 言其受恩深重 感激到極處 鼻涕眼淚都出來啦 千人一面 已成牢不可破的套子 往真裏說 感激或者多少有一點 涕零則未必也（別轉呀）您想由藩台升了巡撫啦 樂的連嘴還閉不上呢 那裏來的涕零 那們究竟感激涕零這句話 是瞎聊呀 是有這宗理呢 從先我也沒考查過 近來因爲一件事 我纔知道 實在有這宗理 記者住家的東邊兒 有一家窮街坊 公母倆帶着三四個孩子 還有七十歲老太太 租人家一間西廂房 爺們拉膠 夫人兒在倉上作活 七十多歲的老太太 滿街上撿煤核兒 就這們七抓八攪 雜合麵兒將糊上口 上月裏孩子都病啦 請醫家請不起 他們本院兒街坊 夏天得霍亂（偏不說虎列拉）是記者給蒙好了的（不說治好了說蒙好了 您聽謙和不謙和）因此他前來請我 記着擔任四處報館的小說 還有三處講演 本來沒功夫看義務病 但是既找我來 我就不能不管 大凡找我看病的 不是至親至友 就是

窮苦街坊 以感情論 以慈善論 我都拒絕不了 乾脆說罷 我到了他家 一家人磕頭請安不必說 我一瞧這屋裏 這分骯髒 真是達於極點 一進屋門兒 薰了我一個倒仰 真正的其味無窮 倒了一碗茶我也沒敢飲 我怕裏頭有微生物 三個孩子 病差不了多少 我開了一個方子 問我抓這劑藥得多少錢 我說至少也得三吊錢 一家人聽了這句話 愁眉不展 我一聽這宗神氣 就知道是抓藥沒錢 可巧我帶着兩塊票 還有兩吊多現錢 當時傾囊相贈 我給他白瞷病 本來就感激 如今又給藥錢 實在出其意料之外 一家當時全哭了 乍一哭我還納悶兒 心說給錢還哭甚麼 後來一想纔明白 這就叫感激涕零 人到感激到極處 實在有這宗狀況 並且出於至誠 實在是一副熱淚 一點兒造作沒有 這跟奏摺上那個感激涕零 實在是兩路了 閑話不提 溫家娘兒三個 把銀子收下 很說了些個千恩萬謝的話 苗爺說 忝在至戚 這是我應盡的義務 玉如把住房典了一千二百兩銀子 又賣了些個衣裳 搭上姜長家的三百 苗氏一百多 苗爺一百多 溫太

太手裏還有幾個錢 七拚八湊 算是把官事了過去啦 房子已然

典給人 自然得搬家 就在方近 租了一處小房兒暫住 好在

獨門兒獨院兒 誰知道福無雙至 禍不單行 溫都司一死 溫太

太本就傷心 跟着又出這擋子逆事 本來身體又弱 這急氣

又加外感 鬧了一場夾氣傷寒 玉如夫婦衣不解帶親視湯藥 自

不必說 俗語有云 老怕傷寒少怕勞 六十多歲的人 如何鬧病

住傷寒病 請了一位庸醫 又把藥下壞啦 幾天的功夫兒 果然

駕返瑤池 玉如夫婦痛哭了一場 這回辦事 跟上次不同 真一

樣兒就是沒錢 玉如急的要死要活 後來姜長家露了 苗爺也來

了 兩個人全攆起來啦 這個說少爺你不用着急 那個說姑爺不

有錢呢 庫緞眼還回竟自沒露 苗氏來了兩盪 對對付付把白事

辦完 玉如一想 發送媽媽的錢 不能讓人家墊着 於是與房如

主兒商量 又找了七百多兩銀子價錢 房子算是人家的了 還完了

棺材槓錢 還剩了幾個錢 玉如是個少爺班子 艱難困苦一概不

知 好在玉姐能夠操持家政 克勤克儉的度日 倒也湊合 玉如請



一守制 鄉試場是下不了啦 後來有人給玉如薦了一個館 是本城紳士家 早晚兩饌 每月六金(二十年前 這算是極闊的闊館) 早晨上館 晚晌回家 擺共一個學生 自己也不耽誤用功 倒是不錯 那年七月十五 是庫緞眼的生日(這小子許是法鬼脫生來的) 苗氏帶信說那天有崑弋兩腔大戲(從先保府崑弋兩腔最盛) 讓玉如夫婦都去 玉如心裏跟他這位泰山 有點不大融洽 打算不去 倒是玉姐兒直勸 說老太太讓了會子 不好不去 不聽老爺子 還瞞老太太呢 那不是你到就走呢 交代這個矩規就算完了 玉如一想 這話也是 書要乾脆 到了七月十五 玉如穿着一件青單布衫 兩隻白鞋 去到丈人家拜壽 到了門口兒 李家的作活的看見 往裏飛跑 說二姑老爺來了 庫緞眼正在壽堂受賀(倒沒升保和殿) 李拴頭倒是不錯 叫了一聲二姐夫 作了兩個揖 說老爺子在後邊哪 當時同着玉如來到壽堂 庫緞眼一見玉如 把眉頭子一縐 說你也來啦 唉 玉如說 小婿有孝在身 也不給岳父行禮啦 庫緞眼說 是了是了 前邊坐着 前邊

坐着 可巧王小靴子兒 在這裏招待人 當時把玉如讓到前院棚

內 丁狗子那天 老早的就來了 穿一件白官紗大衫兒 青蟬翼

紗對襟長袖馬褂兒 戴着托力克金絲鏡兒 洋襪子皮鞋 搖着一

把棕葉編的桃兒扇子 胸前再要掛個徽章 真像那部的科員 可

是慍別聽他的骨格尊容 要是一聽他小模樣兒 人孫子怎麼樣兒

他長的怎麼樣兒 一邊兒搖着扇子 叨着一枝煙捲兒 在那裏

大開演說 一來他是李家的嬌客 二來他是個大財主 所以很有

幾個馬屁匠 在那裏貼靴捧場 他與玉如雖是聯襟 彼此並沒見

過 因爲自打玉姐兒出閣之後 溫家屢屢的出事 大姑娘金姐兒

要上妹妹家認親 丁狗子不認可 玉如雖上庫緞眼家裏來過幾次

也沒跟他遇見過 今天兩個人算是初遇 王小靴子兒 把玉如

讓到這個桌兒上 在坐的來賓 也有認識玉如的 也有不認識的

當時倒都站起來周旋 玉如不認識丁狗子 丁狗子倒認識玉如

這小子也沒站起來 搖着把扇子 翻着兩隻狗眼瞧棚 神氣烘烘

真值一雷 小靴子兒說 你們二位沒見過呀 當時一給引見

玉如倒給他作了一個揖。丁狗子這纔站起來，捧了捧拳，說請坐請坐。小靴子兒自去招待，旁人不提。玉如在旁邊兒坐了。有一個老者說道：大姑爺往上升，二姑爺往裏坐。丁狗子原在第二位上坐着。老者一讓，他倒依實居然升了第一把交椅。玉如謙遜了會子，就在第二把交椅上坐了。在坐有一個叫李三貓的（這桌上倒是貓狗俱全），是庫緞眼一個盟弟，怎麼叫李三貓呢？因為他三杯入肚，說話粘牙倒齒，就能成醉貓，所以叫李三貓。這小子這分嫌貧愛富，比庫緞眼殆尤甚焉。當時笑嘻嘻的向丁狗子說道：南鄉老耿家那一項地，府上又要過去了（鄉下管買地叫要地）。丁狗子撇着狗嘴說道：我原打算不要，本來舍下地也太多，就照應不過來了。縣裏王大老爺把我請到衙門，再再的跟我說，耿家官司輸了，賣地還賬，六十多頃地，本處沒人買的起。李三貓接着說道：那可倒是實話，我就說過，錯過大姑爺家，別人真舉動不了。這們辦好不好？我給大姑爺當佃戶去，你願意不願意？丁狗子說：三叔你別打哈哈了，正這兒說着，庫緞眼來到，笑容可掬。

的向丁狗子說道 大姑爺你來的可真早 你也餓了罷 原是滿臉

的笑容 他又一瞧玉如 立刻笑容兒又沒了 繃着個驢臉 睨着

刺刺眼睛說道 這是你大姐丈 你聽說丁百萬家呀 就是他們家

竟牲口有一百多 本城還有四五個買賣 好事業了 我一到仙

家 我心裏就痛快（你那叫沒骨頭） 李三貓旁邊兒又一架筐子

丁狗子滿臉現出得意之色 玉如氣的要得結胸 心說這羣不是

東西（連他丈人也饒在裏頭啦） 真不及阿蟲阿蟻 趁早兒快走

飯我也不喫了 玉如纔要告假 這裏讓上坐拉 庫緞眼說 大姑

爺首座 又向玉如說道 你也別動 這裏有我 嚅們湊個熱鬧兒

大家坐定 玉如也不好走了 少時菜已上齊 庫緞眼斟了一盅

酒 雙手捧着 先敬了丁狗子 隨後又斟了一盅酒 單撒手兒拿

着 送至玉如跟前 說你也斟一盅呀（要唱什麼東吳） 玉如這個

氣真大了 李三貓見了酒 比見了他爸爸還親 一口就是一盅

庫緞眼次着酒向玉如說道 你還交館哪 玉如答應了一個是字兒

庫緞眼嘆了一聲 說你父親作了會子官 怎麼會拉這們些虧空

呢 唉 我聽着很着急 舉動太大 我有心無力 我顧不了你們  
沒有法子 你母親過去的時候兒 趕上我有事 也沒得去 現在  
日子倒好過呀 總得儉省啊 好好兒的教館 千萬別性不長 庫  
緞眼一邊兒拍着玉如 一邊兒捧了狗子 說大姑爺你想喫甚麼  
只管言語 你愛喫魚讓他們給你作一條 這個燒酒倒是我存的  
白乾兒 你<sup>敵</sup>着怎麼樣 要是不愛<sup>敵</sup>開一<sup>敵</sup>紹酒 要是不愛<sup>敵</sup>中  
國酒 新近有人送了我幾瓶洋酒 葡萄香檳波蘭地 愛<sup>敵</sup>甚麼開  
甚麼 丁狗子搖擺着狗頭 說洋酒我是<sup>敵</sup>膩啦 黃酒怕動濕氣  
白乾<sup>敵</sup>俗啦 有茵陳我<sup>敵</sup>一點兒纔好 庫緞眼眯縫着刺蝟眼睛  
笑嘻嘻的說道 大姑爺真算你的造化 正月裏我泡了一瓶茵陳  
埋起來沒動 現在六七個月啦 大概正好 真是思衣得衣 思食  
得食 有福之人不在忙 我就常說 要穿貴人衣 還得貴人體  
要喫貴人食 還得貴人齒 有造化的人 想甚麼得甚麼 說罷哈  
哈哈大笑 樂完了縐着眉頭子 又一瞧玉如(這小子打一個談目  
真正的面目輪迴) 茵陳酒取到 庫緞眼給了狗子斟了一盅 斜

着眼睛瞧了玉如一眼 說不敵不敵 玉如氣得渾身上的肉跳 也

沒言語 巫中有位老者 看着很不過眼 代替玉如難過 當時說

道 二姑 爺得過了服滿 纔能鄉試哪吧 玉如說正是 老者說

大老爺過去 一說也快二年啦 他老人家在任的時候兒 很作

了些個好事 真是軍民愛戴 到如今提起來 沒有不感念的 那

年他老人家五十正壽的時候兒 同城都去啦 那不是本縣李大老

爺送了一台戲 老者說到這裏 李三貓搭了話啦 說老先生 這

話不是這們說 三十年河東 三十年河西 溫府的事情 是已過

的事了 說他也無益 現在就說本地的財主 誰還開的過丁家

這不是當着大姑老爺說 他們丁府上人口雖多 要講外頭能夠聯

絡走動 還得讓大姑爺 現在大姑爺跟縣裏稿案張大爺都是換帖

兩個人喫飯不分 誰不知道 由張大爺引兒 也不短跟本縣王

大爺相見 也搭着大姑爺又捐了一個監生 眼看着就成了鄉紳

啦 就說現在本處 誰比的了丁府上 老者是個耿直脾氣 一頓

李三貓這套貼靴 登時把酒盞兒往桌上一摔 小鬍子兒也噉起來

啦 說你這話簡清的放屁 李三貓說 大叔你這是怎麼了 開口傷人 倚老賣老 我招你了 老者說 你這宗奴下奴的口吻 我

聽着生氣 李三貓說 我奴下奴我是丁府上的奴 又不是你家的奴才(要唱慶頂珠) 老者氣往上撞 伸手就敬了李三貓兩個嘴吧

李三貓本就敬了有八成醉 老者又杓了他倆嘴吧 打的嗷嗷兒直叫 抓起筷子來 衝着老者就扎 老者一閃 這小子來的力猛

小說家有云 說時遲那時快 整扎在丁狗子腮梆子上(該) 李三貓是實意兒候 把腮梆子扎了個窟窿 扎的丁狗子汪汪直叫

當時一陣大亂 玉如借亂際兒 溜之乎也 玉如一走 這位老者也蹺啦(老奸巨滑) 李三貓酒也吓醒啦 作揖請安帶磕頭

直管丁狗子叫爸爸 丁狗子咧着大嘴直哭 在座的來賓 自然是一路大勸 內中有一個嘴損的 說了姑老爺 你別哭了 你這倒

是大喜的事情 丁狗子說 我屬大頭魚的 腮頰都讓人穿上來 我喜從何來呀 這個人說 扎的這個窟窿 不收口兒倒好 將來

你要修小廟兒 化緣釘釘子的時候兒 有這個原窟窿 省得又挨



一下兒疼 庫緞限說 起開啦 這不是拿着我們姑爺打癩

嗎 反正是個悞 李三貓磕了一陣頭 叫了一陣爸爸 有大

家說着 丁狗子認個疼痛之災 也就完了 這些人且不提

單說玉如同到自己家中 越想越氣 心說 這魂靈人真正不

是東西 嫌貧愛富 至於此 記得從先 他嘗說叫姑爺

爺 姑少爺 少姑爺 曾幾何時 居然這樣對待 人面子上

相形之下 實在難堪 朝看這個 狗 竟真得立 讓狗聽

聽 玉如愚前想後 連氣帶悶 晚飯也沒喫 第二天玉姐兒回來

玉姐跟他商量 說長前幾天看見上諭 有位雷仁伯現放甘肅提

督 這位雷仁伯跟咱們老爺子 是換帖至好 爺子過去的時候

兒給他 人家去訃聞 還寄來一幅輓聯 裏面有二十兩寄祭去

年還給我來過一封信 打聽我景况如何 人家是位念舊有情的

人 他現在得了實缺提督 聽說帶着好幾十營 打算投筆從戎

找找雷仁伯去 你的意下如何 玉姐兒說 男子志在四方 坐

守田園妻子 算甚麼英雄好漢 況且咱們連田園也沒有 這件事

極端贊成 倘然稍有寸進 也讓他們李家看看 玉如說 但只一節 我一個殺軍的人 又不能帶家眷 剩你一人在家 我真話沒說出來 玉姐接着說道 你真怎麼樣 你還有甚麼不放心的 有我十指可以自食其力 再說街坊鄰里也都極有照應 我那個娘家 決不指着他們 要不是有老太太在着 我就跟他們斷絕關係 你只管走你的 一切不必惦念 沒想到庫緞眼 會有這們好的女兒 還有一節 說走你就得趕緊走 現在的情形 謀事者人多於躑 誰要定計起來 同鄉本家親友 先能把他蹀上 再有個人兒的薦 朋友的介紹 竟求事的人 要編制編制 真能有兩混成旅 你要是去晚一步 人家也是無法位置 頭兩天有甚麼盧督軍王統領啓事 不就是因為這個事嗎 宗旨既定 趕緊快走爲是 玉如說 賢妻之言正合吾意 但是岳父家中 我得辭盪行去呀 玉姐兒說 很不必去 見了老太太 我替你說一下子就完了 就沒提 爺子 書要乾脆 玉如辯擋兩日 當時由家中起身 這要黑在俗筆 我可也不是高筆 小夫妻這一離別 必要形容些個狀況

其實這層意思 人人皆知 不必說玉如跟玉姐兒 是伉儷的夫

妻 就是尋常的夫妻 一旦遠別 也是有點兒戀戀不捨 王道本乎

人情 大半人情都是如此 您算那天我下海 剛出分子 其實第二

天就回來 臨走的時候兒 跟成女人 還彼此痛了半天呢(好

德行) 不過我不是英雄 人家玉如夫婦都是英雄 所以沒有兒女

的態度 可是話又說回來了 要說心裏痛快 一點兒不難過 也

免的 情 閑話說消 玉如上路 暫且不管他 單說苗氏 那

天來瞧女兒 這纔知道玉如出外 很抱怨玉姐兒 說姑爺年輕

一個人沒行過路 他就是要走 你也該攔他纔對呀 再一說

你一個人兒在家中 我也不放心哪(按這地方 可以把探寒

的套子使上 不過我嫌麻煩) 苗氏要接玉姐兒回去 玉姐兒不認

可 後來打發一個婆子在這裏作伴兒 玉姐兒又給打發回去啦 趕

上丁狗子家辦白事 苗氏在那裏住了幾天 後來回到家中 忽

想起女兒玉姐 打發一個老家院前去探望 家院去了會子 回來

報告 說姑娘身染重病 苗氏說 你待怎講 家院說身染重病

苗氏說 噯呀 不好了 聞聽 家院一聲報 不由身心內焦

眼望着啊(嗆嗆) 寒審啊啊啊 將頭點 我的兒呀啊啊啊 接

我兒回相府快樂逍遙 還是把那齣找補上啦) 苗氏打發人接

玉姐兒一定不來 後來苗氏直唱了一齣探審 好話說了萬千 玉

姐兒向來最孝 不忍過拂母意 說孩兒去便去 我有三個條件

苗氏說 我的兒呀 只要你有條件就好辦 你要出於誠意 條件

可別太嚴苛啦 你得讓我辦的到 玉姐兒說 第一我的病要是好

了 我自食其力 決不喫李家的飯 苗氏說 這好辦 還有甚麼

玉姐兒說 第二李家的親友本族 無論男女 我是一概不見

苗氏說 這也沒甚麼 難道說 你舅舅舅母去了 你也不見嗎

玉姐兒說 那我不能不見 別人我可不見 苗氏說這行 還有甚

麼 玉姐兒說 第三您女婿要是可信回來 我還是搬出來 苗氏

說 那是自然哪 這三個條件我都答應你就是了 玉姐兒無法

只得認可罷 簡斷捷說 苗氏帶同婆子 替玉姐收拾了收拾 應

穿的衣裳拿走 其餘存在這裏 派人看守不提 原來玉如出外這

節 苗氏那天 對着庫緞眼一提 庫緞眼冷笑了兩聲 說跟

我似的 一個窮命 胡妄想拔高 後來苗氏要接玉姐兒 也跟他

商量了一回 庫緞眼說 這門親作喪了 那是不必提啦 現在窮

命鬼也走啦 你放心罷 到那幾人家也是不收留 苗氏說 聽一

姑娘說 這位雷軍門是他的把叔嗎 庫緞眼冷笑了兩聲 說這年

月把叔不是瞎辯嗎 溫親家老爺要是得了副將 他要去人家必然

優待 現在他一敗塗地 人家認識他是誰呀 頂好的給他幾個盤

川 打發回來 比借地還鄉強一點 要作甚麼簡直的不理他 一

定是餓死他鄉 你瞧那孩子 長的又貧又薄 那一點兒帶了造化

來了 他這一死（直彷彿真死了似的） 姑娘倚靠誰 莫若把他

接回家中爲是 可是咱們這個二丫頭也整拗 他老護着溫家 我

說他們不好 他老不願意 苗氏說 姑娘現在病着 我把他接回

來 這些個費話 你不必跟他提 庫緞眼說 我瞎了眼啦 把女

兒送在火坑裏去了 我就對不起他 他又病着 我跟他說這些個作

甚麼 你趕緊把他接回來得了 書要乾脆 玉姐兒回到家中 父

女見面 庫殿眼安慰了幾句 討厭的話倒是沒提 玉姐喫了幾付藥 病已大痊 自己在套間兒一住 誰來也不見 一恍兒就是好幾個月 也沒見玉如來信 玉姐兒心裏惦念 自不必說 光陰似箭 轉眼就是新年 玉如是七月起的身 屈指已然五六個月 那天忽然來了一封家信 上寫寄至保府城內溫公館交溫少奶奶 開展下邊是玉如自蘭州緘 這封信原送至溫公館 看房子的 指引到這裏 九月十幾發的信 正月纔寄到 送信的還要了四吊錢的 酒錢 在未設立郵政的時候兒 往來通信 實在是分困難 就以北京說 往河南山東通信 這總算是近省啦 寄一封信 先得花兩吊 這封信到了 少說着總得半個月二十天 高興就鬧一個月 那重接着信 趕緊答回信 往返就得倆月 回信給你送來 還得要兩吊錢的酒錢 道路遠的還得多說 有點要緊的事情 真能把你急死 自打郵政發達 我們真短着好些個急 可是近來也有不妥的時候兒 比如兄弟住家在東頌年胡同 地點離着東直門近 郵界可歸齊化門 東直界應歸第十支局（北新橋）齊化界應歸第十

一支局（六條口外）往往南坡給記者寄來的信，上頭常粘一個籤子，寫着退十一局。大概是山總局分在十局，由十局又退到十一局。信上要寫着東直門頤年胡同可以勸，因為人家寄信的主兒，不明郵界，明明寫着齊化門頤年胡同，他分在東直門十局，也不是作甚麼。這宗地方，就是糊裡糊塗不求甚解的。因為這個記者往往丟信，記者擔任三三，個報館的玩藝兒，丟一封信，就耽誤好些個事情。友人王在山先生說過，無論甚麼維新的事情，一到中國，總要出毛病。這話是一點兒不錯的。閑話不提，單說玉姐兒，拆開信一瞧，大致述說一路平安，現已到省，身體粗安，一切不必惦念。俟見雷軍門後，是否如何，必然趕緊來信。暫時行蹤無定，也無須寫回信。末後是順叩岳父母岳母安好云云。玉姐兒接着這封信，心裏稍覺安慰，可是自打接着這封信以後，半年多沒再來信。玉姐兒心裏，自然是十分的惦念，可是這分苦衷，又不能對人說。一恍兒就是七月十五，又到了庫緞眼的生日。人都都是喜喜歡歡，惟獨玉姐兒心裏，比是人難受。本來玉如是上



年七月走的 屈指算來整整的一年 就來過一封信 現在石沉大海 音信不通 那年庫緞眼的生日 比往年熱鬧 丁狗子送了一台戲 是由北京約來的班子 很有幾個名角兒 依着玉姐兒不願出來聽戲 苗氏再二的相勸 說你父親大好日子的 又沒有多少外人 戲又挺好 你出來聽來好不好 玉姐兒被苗氏勸的無法 這纔出來聽戲 丁狗子這小子 誠心掬壞骨頭 那天他是戲提調 八一慶壽唱過去 跟着幾齣戲 都是他點的 一齣薛禮拜壽 一齣秋胡戲妻 一齣武家坡 一齣汾河灣 還饒了一齣算糧拜壽 他也排過子弟會(京南一帶管票友叫子弟會) 那天他串了一齣算糧 他去魏虎 足這們一耍 玉姐兒賭氣子不聽了 我們家要是 有這宗姑爺 我是把他罵出去 從此斷絕關係 庫眼眼反以爲一美 謎縫着刺瞎眼睛 還直叫好兒(這塊德行) 過了生日 庫眼眼 上丁家道乏道謝 丁狗子話裏套話兒 盡惑庫緞眼 勸玉姐兒改嫁 他給作媒 給他表弟鄧豬兒 家裏也是個財主 庫緞眼說 我也久有此意 但是那個窮鬼要是回來 那不是麻煩嗎 丁狗子

說一年多沒來屋 他還回來甚麼 他等着托兆小顯再回來罷

他沒那個回來了 一定是喂了甘肅的狗啦 庫緞眼說 但是你這

個二孀妹 脾氣太警拗 我們爺兒倆 還是不能過話 我得讓你

岳母勸勸他 丁狗子說 別聽他警拗 那都是假客氣 聽見是財

主家兒 他沒個不願意的 我這個表弟 岳父也見過 說個話兒

也都挺好 除去一隻眼是個小毛病兒 別的沒挑兒 庫緞眼說

我家裏商量去罷 丁狗子說 我聽您的信啦 庫緞眼回到家中

背着玉姐兒 跟苗氏畧提了一提 苗氏大不贊成 說一來溫姑爺

尙在 庫緞眼說 尙在甚麼 他早作他鄉之鬼啦 苗氏說 二來

女兒那宗秉性 你還不知道嗎 趁早兒別提 庫緞眼說 鄧家可

是個財主呀 這個鄧相公我也見過 除去就是個單體 那算是點

包涵兒 其餘沒挑兒 苗氏說 我女兒不必說不改嫁 就是改嫁

的話 也不嫁一隻虎 庫緞眼說 由不了你 越說越攆 簡直的

要唱普球山 兩三個婆子好容易纔給勸開 早有嘴快的 把這件事

報告了玉姐兒 玉姐一聽 氣的要死 當時晚晌也沒喫飯 第二

天一定要搬回家去 苗氏吳着勸了半天 纔把玉姐兒留住 從此父女之間 見面不過交談 庫緞眼回覆了丁狗子 說是此事難辦 這個女兒也就揭過去啦 一恍兒二三年 玉如總沒來信 又聽說甘肅邊境地方 官兵正與回部交仗 彼時交通不便 道路傳言 說了個如火如荼 非常的厲害 玉姐兒一想 自己丈夫的姓名 真恐怕難保 整天的愁眉不展 茶飯懶進 苗氏百般的相勸 那天背着庫緞眼 叫了一個瞽目先生 給玉如算命 據先生說 這個人宜在外不宜在家 出外是西方最好 奔武道兒比文道兒強 將來還歸的文道兒上 這個人不但身體平安 眼下有貴人提拔 官祿大旺 霜降前後 必然見信 冬至前後 必然回家 苗氏一聽 說的倒是很對 說先生您再細給算算 先生說 我不必細算了 我叫張鐵嘴 說話再沒有錯的 苗氏給了卦禮 張鐵嘴說 要是應驗了我的話 您可得請我獻四兩 苗氏說 要是真應驗了 請先生獻四斤也不要緊呀 張鐵嘴說 我就在城裏頭火神廟住 過兩天我還過這裏來呢 張鐵嘴走後 苗氏向玉姐兒說道 你聽見

啦 你就不用着急了 玉姐兒說 這宗迷信事情 如何靠得住

苗氏說 你可別說 這個張嘴算卦是最靈的 玉姐兒雖然嘴裏

說迷信 心裏也倒寬慰了許多 無論多們開通人 到了窮極無聊

困難萬分 不由的就來點迷信 您不信瞧書上戲上 大英雄大

豪傑 到了水盡山窮的時候兒 就該叫天了 蒼天哪 哦喝蒼天

(打哈) 要按學理說 天是大空氣 你叫他作甚麼 記者有兩

句詩 生逢亂世樂觀少 人到窮途迷信多 窮途多迷信 是一點

兒不錯的 閑話不提 第二天清早起來 玉姐兒向苗氏說道 你

的姑爺 恐怕一定是死了 苗氏說 何以見得 玉姐兒說 我昨

天作了一夢 夢見一口棺材 您想他這不是死了嗎 苗氏說 夢

是心頭想 萬不可信的 玉姐兒說 瞎子算命您倒信 作夢您可

又不信 正這兒說着 有一個婆子飛跑了進來 說二姑奶奶您大

喜啦 玉姐兒說 我喜從何來呀 婆子說 二姑老爺作了官啦

玉姐兒說 這是那裏來的話 婆子說 外頭來了兩個老爺 騎着

馬背着槍 馬拴在門外頭槐樹上啦 據他們說 二姑老爺是得了

甚麼大人啦 現奉大人的命 進京有事 現有家信 要面見太太  
叩安 玉姐兒一聽 登時心血跳蕩 其喜也可知 不過向來是深  
沉厚重的人 喜怒不形於色（所以有造化 往往有一宗人 兩句  
不要緊的話 腦筋就迸起來 一點兒喜歡事 樂的就要飛 那宗  
人跟我一個樣 一輩子沒有起色） 苗氏當時也樂的不得 說  
張鐵嘴真有兩下子 得請他敲半斤 姑奶奶 你就到頭裏書房見  
見他們去罷 正這兒說着 庫鏡眼哈哈大笑（這塊德行） 由外  
頭就跑進來了 說道道喜 賀賀喜 道道喜來罷 賀賀喜來罷  
刷刷刷（這小子要唱玉玲瓏） 二姑奶奶你天大之喜啦 兩位老  
總我已然讓至書房待茶 我聽他們說 二姑爺已然保了知府啦  
擘哈哈 人家兩位老總等着給你叩喜哪 姑奶奶你就請罷 我  
攙着你 玉姐到了此時 心裏又難受又高興又嘆息又可樂 說我  
自己曾走 父親何必攙着我 玉姐兒往書房走 庫鏡眼頭前引路  
將到書房高聲嚷道 太太下來啦（家人的口吻又來了） 玉姐  
來到書房 兩個馬兵說這是太太 當時跪倒磕頭 大聲喊道 叩

太太喜起來又深深的請安 拉着長聲兒說道 請太太安 玉姐

兒大馬金刀的說道 你們一路辛苦了(是)(者) 兩個馬兵一齊說

道 大人身平安 問太太好 說着拿出一封家信來 庫緞眼趕緊

接過信來 說往後站 兩個馬兵往後直退 庫緞眼雙手舉着信

遞給了玉姐兒 玉姐兒拆開信 大致看了一遍 原來雷軍門待遇

玉如 異常的優隆 派爲文案處總辦 軍興以來 道路梗塞 所

以也沒常寄信 現在將次肅清 玉如已保到知府 並加三品銜賞

戴花翎 年底因公事進京 就可以回家 這次特派高得勝李振標

馬兵的名字 進京公幹 順便帶了幾色禮物 讓玉姐兒轉呈岳

父 岳母 另有一分禮 是給苗大舅送的 其餘一切的事情 年

底回家再爲面叙云云 玉姐兒說 信我都會看明白了 禮物你們帶

來了 馬兵連聲答應 着 有外甥女爺一分 庫緞眼說 我就是

外 太爺 兩個馬兵 又替他請了個安 道後說道 還有苗舅太

爺一分禮 庫緞眼把刺刺眼一瞪 說給他送禮作甚麼 玉姐兒也

不理他 說苗舅 爺的禮物 擱在這裏 我派人送去就是了

們就住在這裏罷 打算多早晚兒回去呢 馬兵說 太太回信要寫的快 標下明天就回去 玉姐兒點了點頭 說你們歇息罷 這當兒書房外頭 站着好幾個作活的跟婆子 在那裏瞧希希罕兒 玉姐兒說 來人哪(官太太的口吻出來啦) 把禮物拿上去 給他們副爺們 沏茶預備酒飯 作活的連聲答應 婆子也往裏飛跑 玉姐兒自打回到娘家 男女底下人 都很瞧不起 偶然支使他們 居然呼應不靈 玉姐兒行所無事 這些個小事 簡直的不往心裏去 今天一支使他們 賞了齋丫頭臉蛋 大家搶着往裏搬禮物 另有人給兩個馬兵預備酒飯 暫且不提 單說玉姐兒回到後面 庫緞眼在後頭跟着 玉姐兒把一切的情形 向苗氏說了一遍 苗氏歡喜是不用說的 至於玉如所帶的禮物是甚麼呢 原來是兩個羔兒皮桶子 兩包水烟 一大包枸杞子 一大包蜜棗 庫緞眼打開禮物一瞧 樂的直迸 說我女婿作高官 給我帶水烟(這塊骨頭) 玉姐兒差人把苗大舅的禮物送去 登時寫了一封回信 大致的意思 是接讀手示備悉一切 禮物轉呈 代話道謝 諸事平安 不



必遠念云云 玉姐將寫完信 苗大舅就來了 由外頭哈哈大笑就進來了 諸位要知道 苗爺是個慷慨豪爽人 並不是看見四色禮物喜歡 因為是聽見玉如保了知府 所以喜歡 諸位不可誤會 見了玉姐兒 說姑奶奶你大喜啦 玉姐兒還沒答腔 庫緞眼發了言啦 說老弟這也不是我吹 我就說我的眼力不錯嗎 姑爺一定有起色 苗爺說 得了得了 散了罷 別往下說啦 我說你貓兒眼 你還不願意 你簡直的火雞眼嗎 庫緞眼說 別管甚麼眼 現在我們姑老爺一作官 我是外老太爺啦 一邊兒說 一邊兒嚷着 兩隻胳膊 滿屋裏直迸 苗爺說 你要飛是怎麼着 趁早兒拿雞罩把你扣上 喜歡的也不至於這樣兒呀 我打聽打聽 姑老爺早晚兒來罷 玉姐兒把玉如的信遞給了苗爺 說舅舅看這封信就知道 苗爺看完了信 復又哈哈大笑 說年底他是一准來呀 庫緞眼向苗氏說道 姑大人(稱呼特別)不久的就來 我打算把這上屋裏裱糊裱糊 讓姑大人姑太太住 咱們 兩個子搬在罩房去 苗氏說 姑娘從先有條件 姑爺一回來 他還是搬走 庫緞

眼說 豈有此理 他要搬走 我是個老狗 苗爺說 這們大歲  
數兒 怎麼活來着 正這兒說着 跑進一個 作活的來 說大姑  
爺打發人來 請 當家的過去有話說 庫緞眼說 他們頭兩天要  
分家呢 就說分了家 我那個大女婿 還可以落十頃地 也算小  
小兒的財主 究竟可不及我這位二姑大人 將來要得了實缺 常  
言說的好 三年清知府 十萬雪花銀 置多少地置不了呀 我得  
走一盪 說着又向玉姐兒說道 還有一門事 二姑太太 玉姐兒  
說 爺子您這是怎麼稱呼哪 您不是折受我嗎 庫緞眼說 別  
別那們說呀 按家法我是你爸爸 要按國法說 你是知府的官太  
太 我是草民 我見了你都不應坐着 苗爺說 那們你就跪着得  
了 庫緞眼說 別起鬧了 二姑太太回頭要賞馬兵的錢 家裏有  
的是銀子 每人賞他十兩怎麼樣 玉姐兒說 也就可以啦 甚要  
乾脆 當日晚晌 玉姐兒把回信交給馬兵 每人賞了十兩銀子  
兩個人叩謝 次日起身不提 單說丁狗子 家中原是三房  
他是三房 叔伯弟兄五六個 一個比一個狗(倒是一窩狗)

自打丁老虎死後 家裏就時常吵鬧 現在提倡要分家 所以約請親友 處理瓜分的事情 那天請庫緞眼 就是因爲這件事 親友都到了 他們兄弟分爭 親友是一羣乏人 誰也不肯多說話 後來話不投機 居然起打 丁狗子抓起稍子棍打他兄弟 誰知沒留神 把他舅舅開了瓢噉 他舅舅本是無賴 正抓落子哪 登時揪着他非奔縣不可 親友一瞧事不好 全都散了 庫緞眼也溜也 第二天聽說 丁狗子讓縣裏押起來了 庫緞眼歡迎玉如心盛也顧不了丁狗子噉 當時把五間上房都裱糊了 外頭書房也收拾啦 大有預備皇差的神氣 過了兩天 又揀着玉如一封信用 說早冬至月十五前後 可以回家 庫緞眼得着這個信 這兩天跟熟地蟲蟻一個樣 苗氏因爲張鐵嘴算的卦很靈 給他送了二兩銀子去 張鐵嘴又來叩了回喜 玉姐兒又賞了他二兩 要說占卦算命這件事 原是一宗精神作用 有誠心就許靈 不可一概以迷信論 閑話不提 轉眼就是冬至月十一 庫緞眼找廚子發海菜 門外懸燈結綵 又找了幾個土工 把街道修理的挺平 原打算要修馬路

恐怕是來不及啦（別費話啦）那天正是十五 庫緞眼清早起來

把作活的都叫到跟前 說二姑老爺快回來啦 你們想着請安道

喜 見面稱呼大人 千萬要規矩一點兒 二姑老爺要是高了興

碰巧啦 就許賞給你們的錢哪 正這兒說着 忽然門外飛也似的

跑來了兩匹快馬 大聲嚷嚷道 說大人快到了 大人快到了 閃

開閃開 閃開閃開 庫緞眼一聽 就知道快來到了 趕緊跑進屋

裏 換上官衣兒 穿上官靴子 戴上官帽兒 帶着他那個傻兒子

拴頭 連滾帶爬 由裏頭飛跑了出來 老遠的就聽見 滴滴打打

滴滴打打 滴打打 打打滴 一片馬號的聲音 功夫兒不大

忽見塵頭起處 馬蹄一陣亂響 頭裏就來了五六十名的馬隊 個

個全都纏着頭 背着槍 穿着紅號坎兒 真是隊伍整齊 威風凜

凜 殺氣騰騰 令人好不生畏 馬隊剛纔過去 跟着就來了一個

打頂馬的 戴頭五品大花翎 腰間跨着佩刀 在前頭引路 後頭

一騎馬 馬上坐着一個人 戴着三品花翎 穿着紅青緞子對襟馬

褂 下邊紫色戰裙 大白胖子 戴着個墨晶眼鏡 原來正是玉如

實是一分造化一分福。玉如也白了也胖了。庫緞眼趕行了幾步，迎着馬頭就請安。瑞裏還嚷着：「請姑夫人安。」玉如趕緊下馬，說岳丈大人這向康健。庫緞眼揪住玉如的手，說姑夫人，快請裏邊歇息。玉如吩咐馬隊都往西關，就留了幾個人。玉如一進大門，作活的莊客們都排班請安。來到裏面，庫緞眼還是頓裏跑，說姑夫人駕到。苗氏也迎到院中。玉姐兒也不好不出來呀。玉如說岳母這向好。夫妻二人見面彼此打了一個橫兒，進得屋中。玉如給泰山泰水行了大禮。關宅男女僕人又上來給玉如叩了頭。自然都有賞號不必細提。庫緞眼說：「姑夫人寬章升冠請嘍嘍口，您怎麼帶這些馬隊呀？」玉如說：「親軍馬隊統領辭差，軍門命我暫行代理。」我這是前站，軍門大約月底准到。庫緞眼說：「姑大人你這再一高升，就許得中堂宰相了罷。」玉如微笑，說也還早着呢。正這兒說着，可巧丁狗子來到。原來丁狗子官司已完，家也分啦。挺長的頭髮，又黑又瘦，可是臉上的傲氣，減去十分之九。見面兒先給玉如請安，口稱妹丈。這當兒酒筵已齊，庫緞

眼吩咐在書房擺席 那天正當中安設一個獨椅兒 讓玉如上坐  
玉如不肯 讓了狗子上坐 庫緞眼說 您太尊大人 他是監生  
您就請坐罷 庫緞眼今天這分喬媚 醜態百出 一言難盡 玉  
如猛一瞧了狗子 不由的要樂又不好樂 原來那幫子上 落了一  
個小錢大的疤痕 正是李三貓那年一簇子扎的 後來玉如拜了一  
回苗大舅 居然擋駕沒見 送了幾百銀也沒收 這便是苗爺的高  
處 書說至此 庫緞眼已完 新小說明天開幕